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五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策問一十二道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



二三子總其所論而折衷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它日  
之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  
家者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蘇編禮父子程御史兄  
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亦讀之矣其所以是非得  
失願與聞焉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均至之奏  
以爲非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  
孰爲宜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  
別言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  
來用人出宰相私意又鉗以利害使不得有所建明  
廼者 天子深燭姦萌咨詢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  
詔以戒飭之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  
施矣而崇論宏議未能有所聞於四方何耶今天下  
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所嘗  
言者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唐晉郡國  
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平下者其路  
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  
藝之一長也至 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



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然亦文藝而已矣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然士之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耻不屑就者 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欲復取古制施行之二三子考之以何爲便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一於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時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知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裹鉢揭篋而坐於省門以埃漏啓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文矣具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踈闕矣而所

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之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爲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序遂序以至於國則有學焉其選士興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立制禮家之說者尚可攷也今家塾黨序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負則去留之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愿慤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盡得可教之事而



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攷其所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據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所由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迂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難徧以疏

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有辨耶其無辨耶乎  
詳陳之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間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夫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躋贏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 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



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  
待召問而發焉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三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六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策問九道

并論策一道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任子而  
已至其參選則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則使舉者  
任其不犯入已賊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如矣  
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屬之者非其本歟今欲  
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取其末流  
二三子以爲便則并其施行之語爲有司陳之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  
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



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或有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一切之法若糊名竄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廷議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踴取世資者何耶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序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公卿大夫之子弟則



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  
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譴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  
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  
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  
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爲如之何而可也以是著  
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  
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于祥  
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以爲不祥莫大焉  
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  
改元紀號或以被之絃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  
凡此數者又孰爲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樞本趣大略相  
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聃也至以  
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  
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  
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  
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問泉州爲州舊矣其粟米布綫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  
蓋有定計祿廩置需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



不足也有不足不爲州久矣而比年因竭殊甚帑藏蕭然無旬月之儲二千石每至徃徃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計可行之策無爲文詞而已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耶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苟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耶二三子陳之

### 諭策一道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其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衷之是乃古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七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雜說

柯國材講禮記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其不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必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宜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博而求其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智崇禮卑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歛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網然惟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新安朱其書

批柯國材辨孟

辨孟子不知何處得仁廟時有一孫扞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不知便是此人否據溫公記聞說此人淳厚無它才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府今讀此書氣象似是兼紙亦是百十年前物所論雖無甚奇孟子意亦正不如此似亦可以見其淳質之風不審左右以爲如何前輩不可得而見其遺物要可寶豈必其賢哉

荅柯國材翰

時事竟爲和戎所誤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利弊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遠書不能詳言也某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



然何所歸宿年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  
十亡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後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  
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  
書恍然也所示易卦次序此未深究不敢輕爲之說但  
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判左三十二卦共一陽右三十二  
卦共一陰次爻即一變而陰陽交左下十六卦之陽右  
下十六卦之陰上交於右上之陰下交於左上之陽又  
次爻又一變而又交兌與艮交震與巽交而八卦小成  
矣其止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序甚明其所以  
爲易者似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名非專謂震巽四五  
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

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制  
作之妙顯發乾坤造物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  
之耳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  
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  
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  
可嘉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來處若得同爲此  
來真寡陋之幸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  
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  
人事貫通若不誓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  
故未及請其說然嘗備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有  
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



之意未到聖人洒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  
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累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  
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也遠不  
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過得不得相與商確為恨耳若  
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見用心之  
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為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  
學為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  
成說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欲  
識仁字大槩且看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  
認義理專任己私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  
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荅合否如何耳

批王近思說後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  
也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是此意若如  
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  
理地明白則私知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

批弟子解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說

尊德性而不道於問學則見善不明德性亦無自而尊  
欲致廣大而不盡精微則務大而忽細廣大亦無自而  
致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知過之不能無偏勝之患  
故高明亦無自而極 先生批云前三句說好呂博士  
云溫故而知新所以進吾知也博厚以崇禮所以尊吾



行也只味此句更檢恐有悞字 所字本為將

批弟子解賢者亦樂此乎說

善善而惡惡者人心之所同惟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失惡之為惡而不可為此君子之所獨也夫梁惠王比日安於沼上之樂非不知非也私欲有以蔽之也一日瞻賢者之清光而知其所樂為不可禦之於心能無愧乎則善善而惡惡明矣推是而往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故孟子因舉文王夏桀而徵之使如能樂如文王之與民同則其樂也在賢者亦何為而不可哉反是則喪亡無日矣雖欲樂之亦安得而樂之 先生批云詳味本文恐無此意推而言之略說則可深說則未當蓋如

此支離走却正意也

答許順之操則存說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耳不湏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此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答許順之夜氣不足以存說

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



却存得此子故平日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日晝之所爲便來枯亡之此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日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邪

答許順之問空空如也說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愚謂直以二程先生之說爲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淫邪道裏去

答許順之問道德性命之說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湏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

答許順之問大受小知說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答子重順之問諸說

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感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據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溫公只依周禮及近世亦有改者然終不安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僮侗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已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

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而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僮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鸚鵡論吞棗向來李丈說鸚鵡論却之病恐未免也

所喻孟子疑處甚善卽意尋常正亦疑此若如諸家之說卽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



之所多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實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缺處請試思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槩得之然有未分明說須它日面諭如在山頭理會數條始知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以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叟文王之於紂晏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蓋為下兩句說不行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如大抵讀書以此為戒且於平易切近分明

處理會為佳耳

示喻是吾憂如楊謝之說固未為得順之所論亦過當惟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似亦只是稱己勉人之意

夫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

劉尉持已愛民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許順之字說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觀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內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月十二日新安朱某仲晦父書

荅許平仲衍

仁人之心未嘗忘天下之憂固如此也漳泉汀三州經界未行許公條究甚悉監司郡守未有舉行者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七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八

學生縣學司書廉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書簡

上鍾侍郎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某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某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闕部某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命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寫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年同安詮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



數百鉅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  
擢執事置尚書省爲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  
巍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  
於版曹務爲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日流聞四方  
足以助天子仁厚清淨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  
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某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  
執事蓋某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  
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  
民毋會其踣羸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  
如前所陳者某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  
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豈若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乎其

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愛民之意如此所宜  
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媵阿莫肯自竭盡以  
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郵  
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傳以相承  
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州事者利於賞與意外督  
趣無所不至此錢旣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通貫官吏所  
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  
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則今年虧欠必  
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  
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所取之不過巧爲  
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方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



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  
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誑誤朝聽有未至  
於此者則州日日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手以必得  
爲効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  
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  
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  
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  
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  
何哉亦相聚而怒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  
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  
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

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  
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  
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  
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  
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  
疲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  
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淨之風副四方幽隱  
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賓邛笮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  
休哉其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  
見厚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 此位爲可言者誠不  
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



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温伏惟益厚愛以俟真拜不  
宜其再拜

荅陳宰元雱

某頓首上覆經宿伏惟尊候起居萬福昨夕坐間蒙出  
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  
聞於閩中某少小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  
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适仲即之粹然而温無矜  
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猶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  
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  
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  
其怒至此也某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某爲有少年

銳氣某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  
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  
雖直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某奚不於監司郡守前  
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某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  
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某誠  
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  
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  
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  
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某所不曉也又謂四  
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某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  
而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



彼擅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或獨縣學則可  
曰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  
心者某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學也  
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某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  
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之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  
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  
分庭抗禮而某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  
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某之私指謬也又謂某不能  
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某所爭乃公家  
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所戒  
某敢不思也某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  
乃同安一縣久遠私言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日之私  
伏惟捨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其所陳者曉李君  
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示前所爲劄子併封納呈他尚容  
面究不宣某頓首上而復知縣學士長官陳文

答呂侁

惠書喻以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某所  
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何足下  
之忍其大而不可忍其細又非某之所能知也抑某之官  
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何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  
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



荅楊宋卿

前辱示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能去手足下之賜甚厚更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其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必極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其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杜道一二盛編謹再拜奉

納并以此爲謝

放劄狀

回王正臣元達啓

某啓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修學不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指歸絕業光明庶有開於來者過勤厚意貺以華歲仰褒飾之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謹奉啓上謝

上李教授劄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學於州縣之士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



心則其制即用之法所謂貲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  
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  
於縣者無與焉以其觀之朝建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  
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  
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凡泉之人爲士  
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然使尤不能盡亦不愈於坐  
而弃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自議其費執事以爲縣  
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  
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  
弃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弃  
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李諸縣者  
某所不能知如某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科條某自  
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  
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  
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某已具公  
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究思朝廷立學養士之  
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某之  
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爲於不可與之中掇而與之亦所  
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已勝足以勸其能者而  
不能者知所厲焉又况理法有可與者乎于冒威嚴不  
勝皇恐



契勘縣學地集生徒漸成但職事負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義二坊故宅基址宛然尚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竦筋謹具狀申縣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九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雜文

縣學經史閣舉梁文

兒郎偉大同古地駱粵名邦間出巨人鼎在公鄉之位  
亦多居士林鬱為閭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廼教化之純  
被比罹屯難益復澆漓學校荒涼久風猷之不競圖書  
散脫聞絃誦以無聲詔令壅而弗宣父兄以為大戚顧  
惟竊食敢不究心是以申論諸生俾沈潛于訓義力哀  
衆記務廣傳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總羣書而推予惟  
上賢篤意公教誘使邑子蒙幸於作成爰即學官創為



傑閣燕然。係之慎固。絕巖屏之覬覦。既畫諾於縣庭。旋受金於省。西曹藉力。羣彥併心。而吏情不供。幾若道邊之室。願人疲久。役將起澤門之謳。迨程事之既嚴。始掄材而甫就。儻功見効。獻設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自礪。且使書得為無窮之計。利以求存。聊出詞章。用升梁。櫬想約童。耄共此歡呼。

兒郎偉拋梁東。曉日曛曛出海紅。照見學堂通複閣。層層夢如畫。插晴空。

兒郎偉拋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園山高君莫羨。聖門截薛與天齊。

兒郎偉拋梁南。滄溟無際水天涵。蕩瀟瀟魚龍。莫莫會。

源學海定澶澤

兒郎偉拋梁北。錯落衆星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燦爛光明在方冊。

兒郎偉拋梁上。聖朝碩輔蘇丞相。魯無君子定虛言。猶是諸生文人行。

兒郎偉拋梁下。場老遺書遺董賈。諸生勉維舊。端操時泰不憂身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原。遂見古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為當世之儒宗。惟不恃其所聞。乃亦符於深望。



嘗謂學之政不患法制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未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鑿蕭章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所信於人豈專法前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理告教之也夫告教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誨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亦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道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行之使理義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教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七月二十五日某上稟

與齋長論學生文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非徒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君般盥血几袂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耳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者必貴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



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以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  
然者乃知少子祿蹈利心無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  
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  
無以異凡民也此教者過也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  
爲是亦有罪焉耳則今之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  
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  
戒有所不得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  
在也諸君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  
彼之夕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  
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  
之門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

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  
志焉凡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七月二  
十二日

### 勸學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之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  
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  
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夫學者所以爲已而士者亦  
患於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有  
於學而猶不勉是未嘗有志於學而已夫士不能有志  
於學者非士之罪也教之不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  
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



以學捨科書之業則無以

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

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故其少長相與語曰足以應有司之求矣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此非士之罪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先以告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某所企而望也紹興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某白

左朝散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  
度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  
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  
二曹掾屬官省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  
漳州司戶叅軍行長泰事代爲漳巖主簿丁內外憂  
終制陞從政郎爲汀州司法叅軍未行改宣教郎轉  
奉議郎知汀州寧化丞追榮其考以承事郎孺人告  
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  
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  
年三月二十七日終

始自屬疾即使其弟爲



奏上請早以

召親戚常所往來者告

語屬其子而述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  
公在事以廉勤自約敕所至有能聲爲大府部刺史  
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爲辦治日  
以謹力在長泰值歲不收公力爲言得蠲田租什之  
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齋若  
羣黨壞敎爲姦公悉禽取寘之法民乃有安 朝廷  
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適守南劔翰林基  
公密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治複屋  
聚經史市羣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爲俗民不見

義至是學者彬又焉公自是歸社門里閉非歲時慶  
問未嘗出入閭巷諸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  
亦自適恬不以進趣于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  
不遐於公猶爲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  
人左宣教郎致仕靖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  
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某先君子吏部府君與  
公同年進士也某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忱將  
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某序次將以求志於  
作者某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忱所論  
墓其墓者曰大耋如右甲

歲次乙亥人日左迪功



郎泉州司... 主簿... 事朱某狀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九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十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文公祠陳 利用編

祝文

准 赦告諸廟

天子郊見上帝釐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爾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其奉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神尚克膺天子丕顯休命尚饗

癸酉冬賽

今茲荐隆... 阜之數且不得下熟然頗有所收足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 實神有以佑之也不然



民飢而平之憂豈有所  
仲冬之月祇循故事以  
告謝神不以愛其潔牲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  
敢有所祈

甲戌春祈

間者歲比不登民填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畝畝  
農桑之務惟是兩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  
力之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其祇承祀典敢不  
齋肅盥薦以獻以祈

鄉飲舍菜先聖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  
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踈甚不足  
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某謹與諸  
生攷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攝遜一如舊章即事之初  
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鄉飲舍菜二先師

敢昭告于先師充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  
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精白  
以祇承明詔其為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  
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尚鄉食

舉經史閣梁舍菜先聖先師

書樓之役一告僇功虔舉修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  
禮告于先  
惟先聖先師啓迪衆志



界以有式謹告

奉安蘇丞相舍先聖先師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父凡閔焉用告有司請即學官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既畢事將安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之神謹告

蘇丞相祠堂

丞相蘇公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致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波瀾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是蓋將以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丞相蘇公惟公終始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官營表方將儀圖幸至式瞻精宇爰寓神主尤嘉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尚饗



敢手

鄒國公曰：...月昧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而能行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真有卓雄者林軒者乃爲淫匿之行以恩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敢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刑夫朴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某敢不拜手稽首

告護學祠

書樓之役工告僇功屢舉脩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爾

神惟爾有神尚啓衆心以相茲事謹告

滿任辭宣聖

某祗服厥事于茲五年業荒行隨過冬日積雖遭嚴罰曷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祭許順之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某謹以香茶及贖幣一疋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爲遠...  
歲...  
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



也

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為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  
 祀公學宮昔孔子既修述先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  
 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折畔離苟私所受未  
 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士  
 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始於後世歐  
 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不知不為  
 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攷定孟子不言利  
 為傳世家孔安國經古文論語揚雄數科

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  
 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翱尊子思矣噫  
 二千年間萌孽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  
 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為之傳  
 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  
 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  
 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  
 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背  
 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  
 極辨於高堂之殿尤殷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  
 夫曾子孟子所以潛其心也



行章

亦也科舉拜病也公尸上惟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  
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嘉定  
五年五月 日龍泉葉適記泉山徐璣書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十

同集

卷第十



